

朝鲜战场日记

华 山



朝鲜战场日记

华山

新华出版社

朝鲜战场日记

华山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插页2张 235,000字
1986年9月第一版 1986年9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2,770册

统一书号：7203·154

定价：2.05元

2003/17

前 言

《朝鲜战场日记》是一部有价值的历史记录。

随着作者的笔触，我们被带进了那个战火纷飞、生死搏斗的年代。这些真实、丰富、生动的记述，使我们不仅看到当时那种笼罩着寒冷、饥饿、炮火和死亡威胁的严酷生活，而且感受到在这种严酷现实中萌生勃发的无限生机。在这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理想和意志、智慧和信心……一切都是那么实在、生动，无不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量。

35年过去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及其胜利，早已作为壮丽的篇章载入史册。但是当年那些最可爱的人的那种不怕流血牺牲克敌致胜的英勇战斗精神，对我们今天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着巨大激励作用。

透过这本《日记》，还展现了一位无愧于时代的新闻记者的战斗风貌。“深入生活是记者的生命”，真实才有真情，真情才能感人。华山的记者生涯，始终坚持实践了这一准则。所以他一生写出了不少真实生动、显示出才华的新闻作品，成了著名的新闻记者。

时代在前进，历史在不断提出新的任务。对于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四化事业宣传的我们广大新闻战士来说，华山的实践更为亲切和富有教益。基于此，在这本《日记》中，我们收录了华山在战争时期发表的两篇通讯，附在书后，供广大读者和关心、热爱新闻事业的同志阅读。

1985年9月

目 录

前 言 (1)

日 记

1950年 (3)

1951年 (10)

1952年 (251)

附 录:

歼灭性的打击 (339)

万里纵横到处家 (369)

日 记

1950年

12月26日

北京—沈阳

第三次上前线。1938年冬一次：从延安到太行山，打日本；1946年冬一次：从承德到松花江，打蒋介石；现在是首次同美国人作战，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充满民族自豪感。

不想着眼泪，在车站入口处一转身，再不回头，身后一声“一路平安！”

下午1:00开车。昨天消息：李承晚下令撤出汉城。够我们赶部队了。

12月27日

列车上一沈阳

盖大衣睡了个好觉。6:00醒，洗漱，未明。7:28到巨流河。沈阳解放那宿在这里堵塞了几乎一整夜。汽车过不了铁路桥：炮车，十轮大卡车，辎重马车，都从这里直奔沈阳，桥上铺的是门板，枕木，钢轨，电线杆，偏偏一辆大车不前不后陷住了。大进军的急人时刻。现在一切平静。有人在河

上凿冰捕鱼。大野上，紫黑色的朝霞低凝，只边沿泛出淡红色的晨光，太阳破出一痕血红色了，渐渐地涌出半轮红日，也是冻凝着挣扎似的。转眼遍地阳光，紫雾消失，村落冒出乳白色的断续炊烟。碉堡残骸，瓦片形矮小房顶，一行行当地人叫做“树毛”的柳丝。忽然想起冬季攻势的辽河大雪。可是今年冬天，已经“六九”了，还是光秃秃的土色，打野战真不好伪装。南朝鲜如何？矛盾：雪不多，野地倒暖和，防空却又罗嗦。

离沈阳一刻钟处，排列着待命起飞的红头小飞机。土墙隔开一个个单机掩体。哨位掩蔽部闪亮着天线，冒出取暖的烟色。

下车。手指发硬。到底是东北了。在车站饭店吃了顿八万元的西餐。

建筑物的玻璃窗贴满了防震的纸条。马路上一派支前的繁忙景象。

李庄等七人也在总分社，要去江南。只林韦过鸭绿江。林在七夜中挨炸两次，一次同车三个人被一梭子机枪打伤了。北朝鲜的公路尽盘山，拐弯急，又陡又窄，夜间不打灯不好走，打灯飞机又麻缠。特别东线，七天走个来回，司机每天只睡三四个钟头：烤车，在山顶放哨，天亮前开进山沟找隐蔽处伪装得两个钟头，还要做饭，监视特务打讯号枪。常常睁着眼把车开到山沟里去。得下车跑步，围着车跑，抓把雪擦两眼……一个月下来，倒在哪里都睡着了。“翻车不算事故。”这是汽车团的口号。500台汽车的大团，参战司机只跑

了四五个。都是才解放一两年的老百姓啊！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真支持不下来。

三野无防冻经验，穿夹鞋，到最冷的长津湖，减员很多，多是冻伤。一团参谋长冻死。

战士说：只要毛主席给飞机，美国咱包打！

12月28日

沈阳

到东北军区政治部接头。介绍到后勤，又到各个单位，公文旅行三个钟头，只领到无檐军棉帽一顶。志愿军冬衣早发光了。“没关系，‘八·一’帽徽也过江了。”亏得在京坚持做了冬衣。居然还有人反对，说前方什么都有。秀才之见。

确息：电影队记者刘德源等三人抓了三个美军俘虏，“意外的猎物”，立了一小功。

12月29日

前方欢迎记者，可带通讯员，每人配备一个。分社记者不是打掉了就是不知下落，联系不上。要多带干粮，少带行李。被子带不带？前方战士是：路上捡条美国被子，白天盖，晚上扔。沿途有的是。美军战争条令：打败仗可以扔掉武器和装备，被俘一次还可以提升，说是“经过考验”。

火车已通到定州。一说到定州平壤间。

明晨5:00坐火车出发。

12月30日

沈阳—沙河集—定州

临起床决定：还是带被子。那怕盖两天就扔了呢。路上能盖一宿也值得。睡在大楼里的暖气包前，清晨还这样冷。

5:00前到车站。电影队的同志，除了机器，胶卷，只一件大衣，一条干粮袋，精干。

下午3:30到安东前一站沙河集。在这里换车过江。在车站吃了碗面，三万元。站台建筑物抹了泥水，挂着伪装草束。红绿灯加了长筒形防空罩，亮光淡紫，天空大概不易见光。

5:30全黑。坐的闷罐车。过鸭绿江桥，很慢，茫茫大江，高耸的桥梁，炸断的钢梁。安东和新义州的站台都有朝鲜人指挥行车，是两国同志联合调度吧。今晚预备开到定州，可以睡觉。

睡在马蓆子上：靴子是1947年冬在前线发的“翁得”，大衣是前门外新买的二羔皮筒子，一点不冷。半夜被叫醒了。没灯。有人踏步暖脚。通知还有两个站，得打被包。

车外好月光，公路上亮着汽车灯炬。炸弹坑妙极了：一条公路桥，一条铁路桥，并列相隔百来米，炸弹正好不偏不倚，落在当中，两条路通行无阻。真准确啊！

凌晨2:30，离定州还有20公里，火车不走了，要退回定州山洞待避。要我们天明前赶到定州松江大站隐蔽。

突然事变！那么多行李咋步行啊。扔毯子得了。方青拾起来：“我带！”我笑了。扛马蓆子走出三公里，身子很舒服，没问题。第一次小休息，方青已垮，叉腿坐着喘吁吁的，毯子还是扔了。掉队，扔东西，好几个都没上过战场。

晨4:00到定州。沿途没完整房子。路上走着汽车,牛车,驮着重负的黄牛。这就是美国飞机发现的“骆驼队”吧。前方有轰炸闪光。路旁破坦克里有士兵在睡觉。

前面村落和小山林间,有人影在搬运。走近了才看出是一列出轨的火车,几节车厢大翻转了,人们正忙着搬弹药箱进山隐蔽。不是炸坏的,是行车事故。怨不得我们的火车走了回头。

离兵站还有15里,天明以前赶不到。决定先找个地方隐蔽休息。一块木板上写着汉字:“此路破坏,诸车不通。”抄小路走。不懂朝鲜话,问路真难。多亏朝鲜居民热情,是一个村的人民委员长领着我们找住处。顺雪道走,过漫岗,进沟洼,都是一家两家的零散小山村。附近让东北来的几千人住满了。叩问了三处,都住不成。最后找到了两家靠山小茅屋,离铁路不远。房子格局同吉林朝鲜族农家不一样,那里大概汉化了,这里门小窗大,屋小炕大,比双人床大不了多少,未进屋得先脱鞋,跨进门就是地炕。暖房子!“家室温暖!”

12月31日

8:00醒来。用笔和房东谈话。他们正吃早饭,围坐在炕桌前。男主人在纸片上写:“今朝食事。”“今日食事。”我明白了,是问我们早餐怎么吃,今天都吃什么。我没朝鲜币,也不了解房东粮食情况。比划我有干粮。每人带两斤饼干,两斤牛肉干,好办。

外面有太阳，山上雪花飘落。据说敌机11:00以后来，铁路公路沿线扫射轰炸厉害。这村子还完整，老百姓都不离房子。10:00出去看地形，顺山坡玉米地走。有条小沟岔，很好，顺铁路走扫射不着，只是积雪，阳坡是小树和枯草，山上有疏林，不会起大火。穿着雪衣躺到雪上试试，很舒服，睡着了。

脸上飘落雪粉：柔软，轻俏，冷冷的，终于醒来。下雪了。

今天是新年除夕，敌机休息？只过两次，都是五架战斗机。回房子，张罗一顿小米饭。真渴！房东知道我们不喝凉水，早起在火盆上坐了一小锅水，一人可喝一茶缸。田流拿出150元朝鲜币，买了一升米。房东很喜欢手巾，给了一条。碰到个13岁的中国人，很好的翻译。这村子叫做定州西门里第15班，房东洪奉善就是班长。

1:00吃上饭。5:00出发。雇了个牛车拉行李。找兵站三分站，先到松江大站。电影队已走，留下个人联络，目的地是兴安里。赶车的老百姓不知道路。走岔了就罗嗦了。背上行李走得啦。可是几个年青人，走怕了，总舍不得牛车，又耽误一阵子。天已大黑。铁路上开始轰炸扫射，黯淡的村落灯火通通熄灭，咋赶路啊？只好找人家。正巧找到个中学教员，是劳动党员，在中国住过，会几句中国话，非常热情，给我们带路。要不，这山路，这一宿够摸的。

公路上，运输队伍都出动了：汽车，牛车，背着背架的行人。敌机一来，就响步枪，灯火瞬间熄灭，很好。

交涉到一辆汽车，可以送我们到三分站招待所。司机开车楞，横冲直闯，总出不了田野，又拐回来，另找道儿。公路上汽车都开着大灯走，豁出去了。据统计，打伤的还没有翻车伤人多。越快越难打着。

半夜2:00到。1951年了。九个人睡了六尺见方的小炕。四平方米！现在北京，人们会过餐，正开舞会吧？

1951年

1月1日

6:00开饭：硬大米，白菜汤。

一夜没睡好：脚悬空——左右两条大汉的脚大会师了，楔不进去，还没处搁。现在正好放平两腿躺躺。“在北京，现在正好睡呢。”可是，又要人留饭，留菜，不好，还是起来吃吧。兵站防空管制严格，老百姓也有了经验，天亮后绝不生火冒烟。吃了再睡，也是过年。

11:00，兵站来了个翻译，调查“排以上干部”，说是过年，没东西，准备点酒喝喝。听说酒，李庄、田流又来劲了。昨晚临睡前，李拿出瓶酒，怀里装的，是装香水一类的小瓶，乐哈哈的结巴：“今天吃上小米干饭，朝鲜虾米白菜汤，喝上酒，睡上热炕，这年夜过的真不错啊。”在太行，他就爱喝，那时酒“金贵”，喝柿子酒豁拳，不是输家喝，是赢家喝，他可是输赢都要喝。四个结巴记者豁拳才热闹呢。现在田流见酒也是结巴巴的，把我笑的不行。

到户外走走，碰到郑律成，还是1938年在延安鲁艺当生

活干事时那么一口普通话。“你是人民军，还是志愿军？”“我是志愿军的志愿军！”他同欧阳山尊，安娥，也是昨晚到，从安东坐汽车来，一路平安。

一位朝鲜老百姓带我们走了三四里地，在山沟里，雪很厚，坡头小松林，坡脚小茅屋，风景如画。村子叫安兴里，定州郡高安面属，兵站三分部所在地。让我们进屋围炕桌坐下。两张圆炕桌，铺上白纸，算台布了。上了七八个凉菜。小缸似的大白磁碗满盛白菜汤。还有朝鲜年糕好几大碗，都摆不下了。郑律成当了义务翻译兼朝鲜风习解说员。朝鲜待客，最高的敬意是食物摆满满的，总吃不完。纸上写：“今日世界大节日，中国志愿军同志辛苦大大的，祝新年必胜。”“到朝鲜来没有好招待，请尽饮淡酒。”原来，这是本里各民主党派联合招待我们。劳动党的细胞(支部)委员长，民主党，农民同盟，青友党(代表农民的天主教组织)。饭间送来许多慰劳信。“祝新年必胜。”“祝志愿军新年必胜。”我们住的这个里，只有七八家人，却被美李军抓起20几个劳动党员家属，关了一个礼拜，只是因为志愿军来得快，来不及杀，敌人就跑了。故而同我们的亲切，更深一层。这个宴会就是这个里的“祖国保卫后援会”邀请的。他们说：这里虽然是个小地方，各党派都能团结一致保卫祖国利益。他们说：中国志愿军是最有教养的军队，是朝鲜历史上没碰到过的。后援会委员承启晁家才生小孩三天，按照风俗，一个月内绝不能进来外人，志愿军都自觉不进去，可是他们非叫进暖屋不可。血肉不可分离的国际友爱使他们打破了封建习惯。